

## 陆爷

“烟暖土膏民气动，一犁新雨破春耕。”烟雨朦胧中，我似乎看到了正赶着牛春耕的陆爷。那高亢嘹亮的牛号子声悠远绵长，在春天的田野上久久回响。

小时候我特别羡慕陆爷，想着有一天我长大了也要像陆爷那样甩着牛鞭春耕，是多么气派和威风。我跟在陆爷后面，学着陆爷的样子赶牛，陆爷回过头看到我的模样笑了。

他歇下牛掏出旱烟袋，把烟丝装进烟斗里，我忙上前抢过他手中的火柴替他点火。我说，我想跟你学耕田。陆爷听了哈哈大笑，他用结满老茧的手抚摸我的头，俯下身对我说，跟在牛屁股后面有什么出息，你陆爷小时候家里穷，没有钱上学，所以就只能伺候这老水牛了。你要好好念书，将来看来做大事情。

陆爷非常看重读书，他三个孩子有两个读了大学。老二虽然聪明伶俐，但高考落榜了。他什么也没说，放下书包回家种地了，因此没少受陆爷数落。陆爷唠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读书好比春耕，春不种秋无望。你没有好好读书，当然考不上大学。老二也不顶嘴，确实没什么好说的，于是悄悄收拾好行李进城打工了。

陆爷老了，种田已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今年将承包田流转给人家办农场了。种了几十年的土地，他内心着实不舍。那天从村部签完土地流转合同回家后一直闷头抽烟，老伴知道他脾气倔没有理他，戴起老花镜做针线活。

陆爷走进里屋拿起土地流转合同要出门，老伴摘下老花镜问他去哪，陆爷说去找村主任，把土地流转合同还给他，这田不流转了。老伴摇了摇头说：“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，我们老两口年纪越来越大，田里的活做不动了，儿子们都在外面工作照顾不到，要我们把土地流转给人家是让我们享福。”

陆爷可不这么认为，他说儿子们进城住了几天楼房忘本了，这土地可是种田人的命根子。我自己的田自己种多好。听了陆爷的话，老伴又好气又好笑，她点着陆爷的脑门说：“儿子跟你说过了，这土地是流转租给人家，人家每年给我们租金。”

陆爷不再说话，反反复复地看着手里的土地流转合同。他想得很多，心里很乱。村里二轮土地承包那年，二儿子不想承包田了，说在外面做生意很忙，这田承包了也是放荒没人种。这下陆爷急了，他拍着桌子对老二说你不种我种。老二被骂急了，把承包土地的小本本甩给了陆爷。从春耕到秋收，陆爷和老伴一身泥水一身汗地在田里忙活。虽然苦了点，但心里是甜的。可现在这承包田流转给别人办家庭农场了，他心里堵得慌，舍不得丢下这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。

陆爷走出门去，沿着田埂踽踽独行。他走进农业园区一座蔬菜大棚，望着满棚飘香的瓜果自言自语地说，这季节真是反了，怎么春耕时节就有瓜果了。正在摘瓜果的农场主笑着说：“我这是数字智能化大棚，季节可掌控。”不知陆爷听懂了没有，他点了点头没有吭声，默默地走出蔬菜大棚。他心里有一种难言的酸楚，觉得自己真的老了。

岁月是一条永不回头的河流，现在田野上再也见不到春牛、听不到牛号子了，但春耕依旧是四季歌中一个闪亮的音符，充满了蓬勃生机和希望。

晌午的春阳有了火辣辣的热度，晒得脸上汗津津。俯视脚下春野，聆听大地的澎湃，仿佛父辈们的身影依然在阡陌游走，远去的号子声依然在青碧麦野中回荡。

## 春耕号子声

漫步乡村，风吹麦野，碧波流韵；菜花金黄，豆花溢香；野草迭翠，野蝶纷飞。远道而来的养蜂人踏青放蜂，花丛“嗡嗡”出甜蜜韵味。迎着春光翻飞花丛的蝶恋蜂鸣，最为引人遐想神思，儿时的记忆抹不去。

眼下的乡野，除了蜂鸣蝶舞，绿曳春风，似乎一切归静了，其实不然。遥望远方，那飞鸟似的无人机，回旋在麦野青波之上，喷洒白色雾气，感到新奇。走近观看，那种田大户年轻人正手持手机，遥控喷洒农药的无人机，防治麦苗病虫害。那专注于手机屏幕的模样，仿佛孩子玩游戏一般，令人惊叹科学种田已不再是纸上谈兵，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付诸于行动。

再走近不远处奔驰旷野的拖拉机，但见机后肥沃的泥土如龙卷蟠游，翻扭出条幅状的“花瓣”，让春泥闪烁黑油油的亮色，实乃陶醉于心的诗情画意。看拖拉机吐烟轰鸣，不仅想到儿时的春耕生产，想到父辈们执犁走耕，那一路的号子声，唤醒了沉睡的土地，唤醒了蛰地伏眠的百虫。侧耳谛听，那相伴草长莺飞的蛩蛩“歌唱”，仿佛赞美春天的交响曲。

儿时的春耕生产，是一种人欢雀跃的繁忙景象。一边是挑担施肥，引水灌苗的男男女女，一路哼着古老单一的号子，释放春耕生产的快意，一边是牛走稻茬，翻耕冬眠的土地，牛倌的号子唱出惊世之美的悠扬。劳动的人们，或许谈不上快活不快活，但释放干活之力是无可置疑的。一代代的乡村人用辛勤的汗水浸润麦苗，用劳动的号子播种希望，孕育收获。

老家在蟠蛇河与横塘河交界的园垛庄子东南角，门前是通往麦野的东西大马路。每当朝霞映红炊烟，便见扛锹挑担的男男女女、扛犁牵牛的牛倌汉子，络绎不绝地走出庄口走向东南。他们是庄上五队六队下地忙活的乡亲们，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左邻右舍。虽说一年四

季都是这样来来去去，但春天的人们似乎更多了一份劳动的激情和喜悦。因为生产队的老队长有句口头禅，春天不播种，秋天收啥子啊？父亲的说法是，生在农村不劳动，秋后绝收去喝西北风！乡村人就以这样朴实的话语，激发劳动激情，迎来麦苗秧禾的青青生长，迎来夏收秋获的一派丰硕。

我是相伴乡亲们早出晚归的来来去去成长的，也是吃着他们的劳动之获充实文化和知识的，我深知儿时的乡亲们爱土地爱得深沉，我也如他们一样爱土地爱稼穡。尽管我的父母已驾鹤作古，但当春风吹故野，我还会走马田园看春发。

由此想到那仅仅相隔百里之遥的西南一隅高邮地，那是汪曾祺先生的故里。先生曾说过，家乡就是块饱含水源的大海绵，有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和素材。先生作品确实大部取材于他儿时脚下的热土，充满泥土的芳香。家乡的河流总相通，文学人的情怀总相似。春天里走马乡野看春苗吐翠，秋风中听稻菽沙沙摩挲，不仅心生旷达之意，更多一份落笔写真的浓浓乡愁。

我在田埂上踱步，看无人机喷雾气颇有味儿。操作无人机的是位80后的年轻人，站在他旁边的是位六十多岁的花发老汉，孩子的父亲，也是我庄上的邻居发小“熙”。熙的父亲那时是位经验丰富的“老牛倌”，打起耕牛号子特别响特别亮，也特具悠扬的韵味。春天里我们放学后，就一边跟在熙父的犁铧后面拾翻上来的荸荠，一边听他打号子，听得心里暖暖的。搭讪一番后，我问熙会哼号子吗？熙说咋不会？这刻到骨子里的东西永远忘不了。说着说着，他就情不自禁地哼上了，那悠扬声，还真有儿时父辈的那味儿！

晌午的春阳有了火辣辣的热度，晒得脸上汗津津。俯视脚下春野，聆听大地的澎湃，仿佛父辈们的身影依然在阡陌游走，远去的号子声依然在青碧麦野中回荡。

登瀛

刊头书法 沈科书

## 鹊声喈喈筑巢忙

岳母家院墙外长着好几棵笔直、颀长、挺拔的水杉树。院墙东临河的两棵水杉树梢上被喜鹊先后筑了3个鸟巢。内兄指着三个喜鹊巢说，这棵树下面小一点的窝是今年新造的，即将完工了。小窝上面的大窝今年也重新整修差不多了。北边一棵树上最大的窝是去年筑的，今年大概率不会用了。你看，这对飞来飞去结草造房的喜鹊也喜欢热闹呢，三个巢结在一起，等育了雏鸟，一大家子会一天到晚喈喈喳喳、热热闹闹的吧！

喜鹊造巢讲究呢。都说人头发乱得像个喜鹊巢，其实只是对喜鹊巢的一种表象认识，别看巢外面枝条横一根竖一根的，看似杂乱无章，实质里面精致而舒服，称得上“外表狂野，内心柔软”。岳母盯着鸟巢指给我们看，喜鹊窝上面有封盖，能为雏鸟遮风挡雨。喜鹊巢两侧还有“门”，据说因为每年风水不同，新筑的喜鹊巢门的方向也不同。喜鹊巢的进出门还是两个口，方便雌雄成鸟同时进出。

喜鹊窝虽然从外面看起来很乱，里面的“装修”是非常用心的。岳母说她几次从锯倒的树仔细看过喜鹊巢。在杂乱的外表下，向里看，树枝明显变细小了，之后是一层由泥土和草毛等杂物混合而成的“内胆”，这个“内胆”只有鸟窝的下半部分有，里面会铺上一层软草，也是一处温馨的港湾。岳母风趣的讲解，听得我和内兄快乐地笑了起来。

喜鹊结草造窝，曾经多次让我看得津津有味。每年元月到三月底，一对喜鹊要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千辛万苦共筑爱巢。筑巢时，一对喜鹊分工明确，配合默契，一来一往先衔来较硬的树枝搭起框架。它们分开衔柴棍，这个将柴棍搭在窝上立即飞走，那个马上又叼来柴棒交错搭上。每天从天明开始，搭到午后，下午好好休息，积蓄力气第二天接着干。它们用棍棒搭好鸟巢外框后，又叼来羽毛、泥巴等物，一嘴一嘴地衔来，一爪一爪地黏合，经过两三个月的辛勤劳动，直到清明前后，繁瑣、耗时巨大的爱巢才算真正营造成完工。据讲，喝过清明时节雨，喜鹊就进入了繁殖期，它们专心又安心地在爱巢里繁衍后代了。

“搬新家、筑新巢”，花喜鹊的生活十分有品位。像它们身上的羽毛一样，虽以黑白为主，但背部的羽毛在阳光下散发出蓝绿的金属光泽。尽管筑巢对喜鹊而言，是一项费时费力巨大的工程，但它们总是乐此不疲。即使去年的巢穴仍在，也常常会再新造一座巢穴，抑或对旧的巢穴重新认真加固维修一遍，确保住得舒适安逸。也正因为如此，“维鹊有巢，维鸠居之。”(《诗经·召南·鹊巢》)才让贪图安逸的红脚隼有了“鹊巢鸠占”的机会。

鹊声喈喈，报喜添欢。喜鹊是除了燕子和麻雀外，最亲近我们的鸟类。一直以来，人们都把喜鹊看作吉祥的象征，赋予它“吉祥鸟”的称呼。据统计，一只喜鹊一年可以消灭森林害虫15000只，可以保护0.2公顷的树林免受虫害。每年七夕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，也给喜鹊增添不少好感。不仅报喜除害虫，还有成人之美，怪不得人们这么喜欢喜鹊呢。

如今爱鸟护鸟，成了大家的自觉行动。看着越来越多的鸟巢和喜鹊巢在身边的树木上“登上高枝”，体现的不仅是人们对喜鹊等鸟类的尊重，也是对生物生命的敬畏，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奏出的和美乐章。